



春秋

春王正月考

後集 辨疑

口 12  
3074  
3止





門 口 12  
號 3874  
卷 3



春秋春王正月考辨疑

後集

冬不可以為春辨 附改正朔不改月數

或曰前代諸儒曰冬不可以為春日建子非春亦明矣今以周正建子之月為春何邪曰此非愚之臆說子朱子晚年之定說也非子朱子之創說吾夫子告顏子為邦之明說也是何也春夏秋冬四時之名也正至十一月一年十二月之數也時與月固二者也然而月繫於時言時可以該月言月不能以該時也使夫子之告顏氏而曰行夏之正則於商周之時猶有疑也今吾夫子明曰行夏之時則



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為正吾夫子之已言也  
有夏之時則有商周之時夏以建寅之月為春為  
正則商以建丑之月為春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  
春為正夫子之未言也而言固已在其中矣聖人  
之言簡與固無疑也前代諸儒曰以夏時冠周月  
則既亦以時與月為一矣顧猶於此未之深察何  
也蓋嘗論之自子丑以至戌亥月行之所會其在  
天者有恒度斗杓之所建其在地以應乎天者有  
定分此其千萬古而不可易者也若其始於春而  
終於冬始於正而終於十二者在天固未嘗先有

如是之名與數也亦在乎古者帝王受命改物之  
迭用三統者從而命之從而數之耳攷之前史則  
黃帝始造甲子而建子至顓頊始建寅而唐虞夏  
因之逮於商復建丑周復建子月既為正而時亦  
隨之以為春姑論春之為義則春者蠢也言陽氣  
之蠢而動也子丑寅三陽之月也故三代迭用之  
以為春非若建亥純陰之月之不可以為春也然  
而商周之春天施而地化之義也若夫人事之紀  
則當以夏時之春為正農事之耕耘收藏田政之  
蒐苗獮狩祭典之祠禴烝嘗皆不能不以夏時何



也麥稻之薦魚鮪之獻與夫羔豚之行膏香之膳  
 四時不同必以時物故也於是商周之時以之而  
 發號施令於天下以之而紀年書事於國史雖皆  
 用當代之正而其於此數者則立正歲以用夏時  
 所謂猶自夏為者也商制雖無可徵而周制之見  
 於周書周官者班班可考也第以正月正歲既有  
 二者參差不齊之未便而夏正之用於前代者既  
 久則夫閭閻田野之間已習之語言猶有因循而  
 不能改者亦不能以歸一不若夏時之盡善而夫  
 子所以欲從之也故謂建子建丑之為春雖可而

有未順如朱子之說則可而直以謂建子建丑之  
 為冬而不可以為春得無過於已甚者乎竊嘗思  
 之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春秋不修之前魯史於  
 此當若何而書之也不書為春則書為冬二者必  
 居一於此矣若如冬不可為春之說則是魯史舊  
 文本書冬於正月之上至夫子修春秋欲寓行夏  
 時之意始改為春而以夏時冠周月也且夫春者  
 始也律曆志正春皆始也書以首時今猶疑其不  
 可而冬者終也顧可以為首時乎而况隱公元年  
 一經之首二百四十二年之月日皆由此而起而



乃書冬於正月之上曰冬正月於義既不可無而  
 人之謂斯辭也何居是則魯史舊文之不如是也  
 決矣以為至夫子而改之也則春秋為尊主而作  
 夫子生周之世而改周之時於義尤不可也以此  
 言之帝王之世是惟不改正朔則已如其改正朔  
 也則月之數既已改矣而時之名獨能不與之而  
 俱改乎是則周固以子為春為正魯史奉正朔而  
 書之夫子修春秋亦因魯史舊文而書之又何疑  
 乎曰然則冬不可以為春何為而有是疑也曰人  
 之常情信於其所習見者而疑於其所未嘗習見

者蓋自吾夫子言夏時於前而漢武帝用夏時於  
 後以寅卯辰之三月為春不以子丑之月為春者  
 不翅于有餘年於茲矣今而一旦復推原其始之  
 迭用三統以子丑之為春者以說經則夫人人之  
 習見於天氣和煦之為春者已久而疑腐發栗烈  
 之非春則亦事理之常無足異者雖賢者猶不能  
 無疑也曰先儒皆曰春秋為周月但疑時之非春  
 耳而後之傳書者以為改正朔不改月數又併與  
 月而疑之何邪曰三代之改正朔欲人君之居正  
 故於一月不書一而書正正者年之始月改正即



正月者一後集  
改月也自正而數至於十二非月數而何也既改  
月矣則周以子為正而夜半為朔商以丑為正而  
鷄鳴為朔夏以寅為正而平明為朔朔者月之始  
日既改朔則已改月矣二者固相因而為一也今  
曰改正朔矣而又曰不改月數何也蓋其意以為  
但改正月不改餘月而自寅以起數寅常為正月  
卯常為二月至於子丑常為十一十二月而三代  
常若是也若如其說則是以為三代皆不改正朔  
而載籍皆不可信也載籍皆不可信也則夫子當  
周之世而何為曰行夏之時春秋於子丑寅月獨

何為而書王也其說不可通矣况乎改月明見於  
孟子而朱子已主其說以為集註矣何蔡氏之於  
師說而忘之也至其曰四時改易尤為無藝則又  
甚矣設使當周之時但有正月而無正歲以兼用  
夏時則誠如蔡氏之言矣今既有正歲以立人事  
之紀則又奚有改易時令以倣擾天紀之事者乎  
疑其未聞朱子晚年之說而然也且如其說則與  
先儒又有甚不同者是周之正月乃夏之正月春  
秋而皆用夏時與月又有甚不可者矣又曰子安  
知春秋之不為夏時夏月也曰春秋因魯史而作



正戶考 後集 五  
若如其說則是春秋於惠公薨沒之年必截去其  
十一十二之兩月以入於隱公之元年移去年所  
書十一十二月之事以為元年正二月之事於即  
位改元之大者舉失其實自此而後每年之間皆  
差兩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一一舉失其實聖  
人因魯史以作經據事直書其不知是也決矣此  
大節也而既定矣則於其大雨震電大雨雪以及  
春無冰之類而強為之說者皆不足辨也已曰然  
則先儒之未嘗詳攷而深究於此何也曰史氏專  
於紀事漢儒雜於識緯先儒學接孔孟重明經而

貴窮理是以有疑於彼未及詳攷而深究之耳昔  
成都猶稱者言未濟男之窮為三陽失位程子亦  
稱之朱子謂此出火珠林伊川不讀雜書故為所  
動亦猶是也

或又曰朱子語錄嘗以春王正月為千古不決之疑  
今乃以為無疑何也曰朱子之於語孟先有精義  
有或問其後始專用於集註論語為政以德章  
晚始改定而太學誠意章直改至於絕筆故朱子  
每教學者專看集註且休看或問而語錄之書乃  
其平日與朋友問答講明而門人裒集而為編者



多早歲中年未定之論蓋喪欲速貧葬欲速朽猶  
聖人有爲之言而程子語錄朱子亦辨之於中庸  
或問而愚所引三條乃朱子晚年之定論此愚所  
以不敢從前說而從其後說非愚之說亦朱子之  
說也建安熊氏未記考亭書院曰朱子晚年涵養  
深厚有莫能窺其涯涘者此善言朱子也惟深於  
四書之學者知之或又曰夫子既告顏子以行夏  
之時故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而於此假之以立義  
其說不亦善乎曰是說誠有理矣然以經文考之  
而竊不能無疑焉蓋若如是說則是夫子未修春

秋之前魯史所書之舊文於元年之下正月之上  
已書爲冬而不爲春矣至夫子修春秋見周十二  
月之不可爲春也乃始改冬字以爲春而以之冠  
於周月之上也則夫冬之一字不可書於經以首  
年而夫子周人必不改周之正朔愚旣辨之於前  
矣又况攷之周官則周之正歲猶用夏時者特以  
授時田狩烝享數者之不能不用夏時故但以夏  
時行事而其時與其月皆仍用周制而未之改也  
今若謂以夏時冠周月則是夫子旣已改周之制  
又明知十一月之本非春而但虛立春之一字加



於其上名實相戾愚恐聖人作經以垂百王之定  
法又決不如是也由是言之則夫子之告顏子者  
俟其得時得位則行夏之時以立百王之大法蓋  
祖述堯舜之意而中庸引夫子之言曰非天子不  
制度既不得時得位則用周之時以遵一王之時  
制又吾從周之意也二者固不得比而同之也曰  
然則先儒何爲而有是說也曰漢唐以來未有是  
說也先儒見夫夏時之合於人事之紀而商周以  
子丑爲春之有未善也是以有冬不可爲春之疑  
又見夫子有行夏之時之一語也是以有夏時冠

周月之說而傳春秋者率從其說然而終不能以  
釋然而無疑是以朱子最爲尊信程子者而亦不  
能無疑焉蓋至於晚年而論始定也詳味其所謂  
故欲改用夏時之一語則欲之云者志於爲而不  
遂於爲之辭明夫子未嘗改周制也此愚所以不  
敢從朱子之前說而從其後說非愚之臆見亦朱  
子之意也雖然又有說爲夫書春於王正月之上  
者固魯史之舊文非夫子之所改而書王於正月  
之上者則非魯史之舊文乃夫子之所加也夫子  
曷爲而加之也左氏之傳曰王周正月夫子之加



之也。以尊周也。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見春正月者。周一代之春正月。而非百王所同之春正月也。著之於經。而無之於後世也。使後之世苟有作者之覽於斯也。必將舉百王所同之春正月而行之也。此朱子所謂春秋亦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者也。則亦無俟於改魯史之舊文。而其欲行夏之時之意。而隱然自見於言者。甚明也。是一言也。而數義具焉。聖人之言簡而奧。辭小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夫子書之於前漢武行之於後。至於今而莫之能改也。聖人之所以為萬世帝王之師。

也。此固亦其一也。乎曰。然則孟子嘗曰。春秋天子之事矣。夫子之改周制。或未可知也。曰。東遷而後。時王之賞罰不行於天下。故夫子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無戒後世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但言其褒貶之大權。以之為天子之事。非謂改正朔也。春秋為尊王而作文。公四不視朔。則譏之。閏月不告月。則譏之。夫子周人也。而乃自犯不韙乎。且孟子之書。明著改月。當戰國之時。猶用時王之制。豈有當春秋之世。而改周之正朔乎。且黜周王魯之說。杜預固已非之矣。



或又曰春秋傳言人君踰年卽位改元故蔡氏於伊訓之元祀以爲太甲踰年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改元之年十二月也胡氏傳引之以爲月不易之證其果然歟曰愚於書引伊訓已言其略矣今攷杜氏左傳註曰嗣子定位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不忍有變於中年故說春秋者謂元年公卽位爲踰年卽位改元也然攷於書顧命康王之誥則有不同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翼室者路寢旁左

右翼之室也恤宅宗者爲居憂之主也王崩在於路寢而殯焉則嗣王居憂之所亦在焉延入翼室者將定嗣子之位以主喪然後卽嗣君之位以繼統故延入於此而俟之也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鄭玄曰癸酉太斂之明日也天子七日而殯伯相命士須材自狄設黼裳綴衣以至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陳設旣備王乃麻冕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卽位者君臣各就其位於下文總言之也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則太史陳成王顧命康王受  
之而卽位也曰嗣訓曰臨君周邦卽嗣君之位明  
矣其始也迎入以爲居憂之主則稱子釗明其定  
嗣子之位也及其由賓階升以卽位則稱王而自  
此以下皆稱王明其卽嗣君之位也不言王卽位  
者蒙上入卽位之文也古者君旣卽位之後則史  
官紀事卽書此爲嗣君之始年以計其歷年之久  
近此不言元年者周官諸篇或書時或書日月皆  
不書年也又當居喪不言之時未有事可書故不  
表年以首事也自乙丑至于癸酉方及九日謂之

踰年卽位改元可乎周制猶爾商人尚質不若周  
之彌文必不待踰年而後卽位改元也可知矣曰  
然則踰年卽位改元見於春秋而孔氏正義於書  
以爲周制果然乎曰元年公卽位書於春秋此固  
周制也第以康王之誥觀之則非周家盛時之制  
也何也傳春秋者曰卽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又曰  
百官聽於冢宰告廟臨羣臣皆攝也若據康王之  
誥則王崩而嗣子就位以爲喪主至受顧命乃更  
吉服而受冊以卽位然後受同以祭而其禮皆殺  
於祭焉其曰三宿者進爵也三祭者祭酒也三咤



者奠爵也上宗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曰酢者報祭也曰齊者以酒至齒也不立尸不飲福以在喪也曰廟門者路寢之門以殯在焉謂之廟非在國之左之宗廟也曰卿士邦君者與於廟中之祭者非朝覲會同之羣臣諸侯也與禘所謂告廟臨羣臣者異矣及其禮畢乃釋冕而反喪服焉謂之反喪服者明其初由喪服而更吉服今又自吉服而還凶服故謂之反也既反喪服而諒陰不言至於三年之喪畢乃始出而告廟而臨羣臣不復攝於冢宰矣此其見於書者可知已竊意世德下衰

之後總百官者不皆得伊周召畢之臣而太位姦之伺也其防不可以不密於是乃以昔者三年服終之事移之於踰年之始以從中制觀隱公之元年出而盟邾子蔑陵夷至於閔公以喪服未闋而吉禘於莊公則先王之喪制廢壞已久不復知有三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之義可知已不然子張何以疑而有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問而夫子答以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言古之人皆然明今之人不然也若是則踰年即位出於東遷之世非周之盛時又可知已曰康王君臣之冕服即位蔡氏既引



蘇氏之說以為失禮而著之傳矣今乃引之以為據述之以為說何也曰康王君臣非特冕裳之為吉服也在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今太保上宗皆由阼階東階也蓋以盥洗在東故由便升而不嫌於為主以吉禮而行吉事矣是義也見於朱子答潘子善書以為正王之尊重君臣之禮愚已言之於引書之伊訓矣若如朱子之說則天子之禮異於諸侯而蘇氏所引左傳鄭子皮之事乃列國交際之常禮不得而例於太君正始之義矣康王君臣夫豈於周公方薨未久

之際而遽為失禮之事者哉若又以商制而言之則伊訓之祗見厥祖猶康王之受顧命於廟也侯甸羣后咸在猶康王之誥卿士邦君入即位也商周之禮太槩則同但如漢書所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者文質不同故損益不能無異也故愚嘗因朱子之說而思之以天子之至尊宗社之至重萬邦四海觀望之至衆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可以必待踰年而後即位改元乎若必待踰年而後即位改元也則其未即位改元之前史官之紀年書事當以是年屬之誰乎將屬之前主邪則前



王既卽世不可屬之前王也將屬之後王邪則後王未卽位改元不可屬之後王也使其不幸前王之崩在於歲首則是二年之間天下而無統也可乎不可也是故蔡氏於書之傳有曰人君卽位而史官卽書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耳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始以改元爲重其說是矣然觀春秋之所書則自東遷之周固已以是爲重而其來有漸矣由是而言踰年改元出於春秋之世非周盛時之制也明矣古之人君崩年卽位

史官書之以爲元年非踰年卽位改元亦明矣曰然則非盛周之禮夫子何爲而書之於春秋也曰書與春秋皆古史之文也夫子因而定之修之耳朱子於春秋謂聖人亦據其事而書之使後世見其善惡是也永嘉陳氏曰古者君薨旣殯嗣子卽位於柩前雖踰年恒稱子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始諸侯始踰年而卽位改元非周制也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卽位亦惟桓文書錫命不惟類見之禮廢雖請命亦廢成公以後皆書卽位亦無錫命矣似亦有見於此也但其以諸侯改元



為僭天子之禮則亦過矣

或又曰周時周月載籍豈無異說豈能會而一之乎  
曰以宋子晚年之論定之何為而不可一也其有  
一二不能一者則亦皆有其說矣攷之諸經皆是  
周時周月惟易說卦言允正秋也則言其理非若  
史紀事也詩七月用夏正則以七月陳王業公劉  
沿豳之事公劉夏之諸侯故用夏正也易之臨用  
商正則以文王因憂患作爻辭文王商之臣子故  
用商正也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于太廟用商時商月則其說具於前之引禮記矣

又曰是則然矣詩之采薇曰春日遲遲采芣苢祁祁  
為夏之二月明矣而謂之春又何也曰諸經皆無  
異辭獨此一章有不合者蓋周正之改雖其發號  
施令以新天下之耳目紀年書事著於史官之記  
述而前之夏正迭用已久故民間之語言猶不能  
忘而稱道之猶七月之詩前言何以卒歲後又言  
曰維改歲二者不同呂氏曰見三正之通於民俗  
尚矣是皆述民俗之語言非史官之紀事也又曰  
左傳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絳縣人曰臣生  
之月正月甲子朔皆言夏正之月而不改又何也



曰此則禮記注所謂後世之辭也蓋自漢武而後人皆習見於夏時之久與人語言不舉夏正以明之則無以見是月之為周正也不特左傳為然史記漢律曆志皆舉夏正以明周正辭多不錄至於後漢律曆志紀作曆之法步以黃道日名天正其序亦首之以十一月而終之以十月皆舉夏之月以明周月蓋曉人之辭當如是也至於禮記亦出漢儒郊特牲曰季春出火為焚也亦舉夏時以明周時若此者多皆所謂後世之辭也左氏於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日南至不書冬至而曰日南至

固以周十一月非冬也莊二十九年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者日之長短與夜中分為春分秋分也不謂之春分秋分而謂之日中桓五年又曰啓蟄而郊注夏建寅月龍見而雩注夏建巳月始殺而嘗注夏建酉月閉蟄而烝注夏建亥月莊二十九年又曰龍見而畢注夏建酉月戒事也火見而致注夏建戌月水昏正而栽注夏建室星謂今十月日南至而畢注日南至也國語單襄公曰角見而雨畢注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辰見東方建戌之初寒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盡天根見而水涸注天根亢氏之間雨畢之後五本見而



木節解

本氏也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節皆理解

駟見而隕霜駟天

駟房星也謂建戌之月霜始降

大見而清風戒寒禮記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於則

皆書於傳記之文異於時俗之詬言故皆不書時

與月所以一民視聽使之不雜非特修辭務於不

相齟齬而然也

或又曰禮記月令秦相呂不韋之書也秦以建亥為

正而是書時月皆用夏正豈不可為春秋用夏時

夏正之證乎曰秦不師古不可以三代之道例之

也不韋相秦十餘年其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

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典禮作為月令名曰春秋

將欲以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多不合於

先王之制如太尉秦官也百縣秦制也季秋夏九

月也而曰為來歲受朔日以建亥之月為歲首也

以其為書皆出當時羣儒之手故猶為彷彿古制

而欲行之於天下也至於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

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不用之

矣然以建亥為正則其論已定於不韋之時特以

十月六陰之月三代同以為冬不可謂之春以其

異於子丑寅三陽蠢動之月故其史官之書曰元



年冬十月而漢初因之此秦之自為制不可以為  
三代迭用三正之證也

或又曰子謂自漢而後所引夏時與月皆後世之辭  
或民間之語言是矣而周官之書如中秋獻良裘  
季秋獻功裘中春蠶于北郊中春會男女仲冬斬  
陽木仲夏斬陰木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季春  
出火季秋內火仲春逆暑仲秋迎寒上春季秋之  
類皆夏之時也曰是書有正月正歲月終歲終而  
時皆用夏時與諸書不合則亦自欲為一代之制  
者也姑以中冬教大閱言夏月令彷彿古制者也

於九月曰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

馬政五戎者弓矢矛戈戟五兵也命僕及七驪

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綬整設于屏外司徒摯扑北

面誓之天子六馬并天子乃厲師執弓挾矢以

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與周官太司馬教大閱自

羣吏戒衆庶修戰法以下其事大同而小異又漢

書韓延壽傳亦言春秋都試講武非仲冬之事也

月令於仲冬之月曰毋起大事以固而閉又曰事

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則大閱又非仲冬事也今

周官於仲冬言之改周之制明矣漢藝文志周官



至劉歆始出故其言如此鄭玄學周官故於詩箋亦間有一二不同者朱子謂周禮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夫能盡先儒亦謂周公作而未及施行之書且闕冬官其文與易文辭書太誥諸篇不類疑非周公全書也姑著其說於此曰然則冬狩非太閔歟曰蒐苗獮狩常禮也左傳莊僖伯曰皆於農隙以講武非太閔也太閔天子之禮也魯太閔僭也故春秋譏之

或又曰春秋謂夏十一月為周春正月矣而詩之正月繁霜則四月亦以為正月何歟曰愚按漢律曆

志於襄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季平子以為惟正月朔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陰侵陽為災重非夏之正月也詩正月繁霜傳亦謂夏之四月純陽用事正陽之月也故謂之正月太史曰是謂孟夏猶虞史官伯夷曰謂之孟春見四時之名在於人所命也不特此也十月純陰嫌於無陽而命之曰陽月又曰良月此見月數之名皆人所命也不特此也律曆志曰正春皆始也故何休曰春者四時



之始是春之名亦有取於始之義月令夏之五月而曰麥秋至是秋之爲義亦有取於收之義故於麥之熟以爲秋此又見四時之名亦皆人所命也而泥於三陽之月不可以爲春可乎又不特此也時與月固異年與歲亦不同年者因月紀年以計其在位歷年之久近故三代之三正皆可用以首是年在人所命隨時而可改者也歲者堯典所謂四時成歲月令所謂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復始在天之運終古而不易者也故周官太史正歲時之注曰朔數曰年中數曰

歲大小不齊正之以閏是也故周有正月起夏十一月有正歲起夏正月二者並行而不悖自漢武而後三正旣不迭用而曰歲曰年始混淆而無復辨之者今所謂以建子建寅之月爲歲首而不謂之年首者亦皆後世之辭也矣

或又曰孔氏正義引先儒顧氏彪云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今乃引漢書漢傳以說經何居曰行夏之時夫子以之答顏子之問者夏之時也春王正月夫子以之筆於隱公元年者周之時也愚是以依魯論與春秋之旨本之於孔孟以及朱



子稽之於經史傳記而證之以漢劉歆律歷志陳  
寵傳漢唐諸儒之註疏非疑大典而信小說也且  
夫古今之時雖異而理之在人心不可昧者則同  
昔張霸之偽書漢初固嘗治以爲經引以爲說而  
卒之不可以欺人者則以理之所在不可以名實  
眩也然而在漢之時去古未遠黃帝顓頊夏商周  
魯六曆之猶有足徵也劉歆用之以爲三統曆班  
固取之以爲律曆志非目爲臆說也而歆之父向  
之說曰周春夏冬曰周冬夏秋者於春秋正月書  
春之義尤爲明甚與陳寵同劉氏父子向治穀梁

歆主左氏所傳自有不同而於此則無異說謂歆  
不可信也而向獨不可信乎朱子注孟子尚引外  
國書以爲證而於歆獨可以入廢言乎朱子嘗曰  
漢儒最善訓詁著書多用其說故愚亦以註疏之  
說皆同而信之也然則元朝之科舉於諸經兼用  
古註疏者其亦深有見於此也乎

或又曰朱子之說曷爲晚年而始定既定矣而不筆  
之以爲書何邪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子之教  
也朱子學夫子之學者故其著書立言講明義理  
沉潛反覆毫分縷析必其了然自信於心而無纖



芥之疑者然後筆之以為書故先儒以謂朱子之學一邊作冊子上工夫一邊作心身上工夫故能上接孔孟也至於天文地理制度名物則多用漢儒之說而不從其悖理害義者若其有疑不能自信於心者則始闕之如魯論道千乘之國有馬氏包氏二說之不同於集註但曰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項氏家說以開方法考若此類者甚多其他則曰疑有關文誤字皆不强為之說也其於伊川程子則盡學其學而尊信其書不敢輕改其說又必反覆自信於心而不敢遽信之也

觀於集註章句易本義大全文集可見已是以於春王正月蚤亦有千載不決之疑至於晚年而其說始定也又嘗考於朱子之說以謂論孟既明則權度在我而六經可不治而明故其著書多用功於四書自謂平生精力盡在四書改之又改至於絕筆而後已於諸經則書僅訂正其首四篇而謂其他有不必解者有不可解者詩亦猶書去其小序易則明其本義此皆先正乎其大者至於春秋既疑二傳以一字為褒貶非聖人本意又疑胡氏猶以理而穿鑿又謂直是夫子親與其說方敢盡



信是以未及爲傳而於春王正月之說雖晚定而未及筆之於書也古人謂校書如掃塵然隨掃隨有而況著書立言於千載遼邈之後衆言混殺之中而詳考深究以求真是之歸者其工力爲尤難伊川程子平生惟易傳爲成書自謂只說得七分而藏之不以示人猶冀晚年之有進亦猶朱子之意也曰朱子之意固如是也魯齋許先生學朱子者亦謂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首意以身體之且積月累庶可有益至於西山詩詠與文公詩傳此等疑問姑闕之可也今子於此而深

辨之無乃涉於躁狂非敦厚含蓄氣象也乎曰闕其疑者謂疑之不可釋者今子朱子既有定說而門人據之以爲集傳則春王正月之疑可以釋然矣使無朱子之說則呂寧何人也而敢自爲臆說乎且朱子於諸經雖有未暇及者亦未嘗不深致其意也於書屬之九峯蔡氏况於易成之於節齋蔡氏淵於義禮成之於信齋楊氏復而春秋則成之於臨江張氏是皆有意於更定而其門人繼其未卒之志也今既有其定說譬如荆榛塞路前之人既已薙而開之以任其甚難者矣而後之人乃



不廓而廣之而辭其所差易者為以一己之嫌疑而廢前人之功力非君子忠厚之心也是故呂寧生朱子之鄉讀朱子之書悉用朱子之意而辨眾說之疑也非愚之說也亦子思子辨之弗明弗措之說也雖然夫子於春秋猶曰知我罪我朱子亦以說經而往往四謗呂寧雖至愚而慮不及此乎姑輯成編藏之於家不敢示人以俟於後也噫朱子樂善無我九京可作呂寧當下拜函丈之前而請是正焉

愚既為是考尋讀廬陵李氏廉春秋會通引新安陳

氏標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之說而從之以為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為春是則商未嘗書為春至周武王始改之也若以為商未嘗改也則商時於正月上文亦將若何而書之其書為春邪抑書為冬邪愚已辨於前矣二氏之說足破學者之疑惜其猶有未盡釋然者蓋亦嫌於質疑事而然也且又云據胡氏說則周時與月皆未嘗改四字乃聖人新意如是則又以為周時周月皆依夏時而三代未嘗改正朔也愚亦辨於前矣茲文復贅而附著於後云



愚既述是編而安南大夫來見言近世巴州以齊陽  
氏恪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三十四條亟取觀之  
其說謂自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  
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  
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謂加周  
一字皆左氏之罪又謂朱子嘗曰改正朔者改歲  
首耳月不可改也愚請摘其理不通而強爲之說  
之大者言之陽氏於孟子七八月之間早章說曰  
按爾詩五穀之中惟禾稻最晚十月納禾稼十月  
穫稻是也七八月早申酉之月也秋早則苗稿指

禾稻而言也攷之朱子詩集傳曰禾者自田納於  
場者穀連藁結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者曰稼  
禾麻菽粟麥是爲五穀而禾特居其一秣稻菰梁  
之屬皆禾而稻亦特居其一自古踰淮以北中土  
之地皆種五穀以備凶荒而粟穀最多稻特其間  
有者耳惟南方水多寒少則純種稻故史記以羨  
魚飯稻爲吳楚之俗陽氏蜀人也理宗三十九年  
爲蜀舉首蜀居西南一隅宋南渡後不通中原理  
時蜀已喪亂士皆流寓江南故其所見皆江南風  
土也孟子生鄒縣所告者齊梁之君不可專以苗



正月 後集 三十五  
稿為指禾稻之最晚者而言也且若以為穀邪則  
豳風言八月其穫月令言孟秋登穀今中原八月  
皆收禾而種麥無所謂苗也彼固不敢謂之穀也  
若以為稻邪則中原稻既絕少而江南之稻自白  
露之降苗不復長亦無所謂淳然興之之氣象矣  
此其理不通而強為之說之一也陽氏於歲十一  
月徒杜成章說曰以時令考之戌亥之月寒未至  
於酷烈猶可褰裳以涉子丑之月水壯水澌寒凍  
極矣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人則民必有病涉者  
故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夫既自以為子月凍極

則此時僅成稊杜而民有不病涉者乎則其自相  
抵牾有不可從不若朱子從趙岐之說合於周語  
十月成梁之為善此又理不通而強為之說之二  
者也陽氏又於此條引其父存齋之說得之於朱  
子高第涪陵晏氏淵亞夫者以為朱子孟子集註  
成於淳熙四年其時年四十有八後知周改歲首  
不改月為雜論嘗欲改註孟子而其書已行於天  
下矣是又不然朱子嘗自謂平生精力盡在四書  
中庸第十章言一篇之體要論語為政以德章得  
於心而不失者皆晚年始改定而大學誠意一章



直改至於絕筆而後已其時朱子四書非不行於天下也故謂朱子於諸經有未及改定者則可謂朱子於四書有未及於改定決不可也以是觀之則朱子於集註知改月之為是不可改而不改彼謂欲改註而以其書已行於天下而不改之者非深知朱子之學者也夫改月之說為是則其所謂改正朔只改歲首而謂於月不可改者意其必非朱子之言也蓋改正即改月改朔已改月愚已詳辨於前矣而時始於春終於冬數始於一終於十國之大政事大號令大朝會皆於改正朔之歲首

行之以新天下之耳目安有書為冬十一月而可以為一歲之首者乎以愚所述朱子之三說於是編之首者而揆之故意其必非朱子之言也若又隨其所條而辨之則大雨震電大雨雪者一月兩太異也今獨以大雨雪為異則大雨震電不必書矣春秋謹嚴書法不如是也冬十月雨雪以為一月雪猶可也冬大雨雪以為亥子丑三月皆大雪則書春宋災者為寅卯辰三月皆火災乎不如是之甚也其書無冰不於斲冰收冰冰方壯盛之時而謂於開冰放冰之日書法失本末重輕矣春秋



亦不知是也其論啓蟄而郊知有祁穀上帝之郊而不考於圜丘祀天之郊也其論宋災陳災者知有大火昏見於建辰之月而不察大火有且見於建丑之月也其論冬至於太辰以為火已伏而不知火雖伏而火之次故在也四者之說愚已詳陳於前引左傳矣至於其以秋無麥苗為八月種麥之時無麥之苗則冬無麥禾亦以為無麥之禾可乎以日南至為非冬至之日至則朱子於孟子集註何以言千歲之日至乎以隕霜殺菽為菽之晚熟而在田豈有禾稼皆收而八月可烹之物獨至

十月而猶在田者乎以取麥取禾為非芟蹂則後世階人困陳亦用此策蓋臨期不能盡得故先時芟蹂之也其引一日之子時則說亦未當只可以明白比明年以且比朔也其引汲冢之書則汲冢明為偽書謗誣聖賢壞傷名教其引秦漢之史則自秦而後不同三代不可以為證也其引董仲舒之策則董子治公羊學但言春者天之所為未嘗言春秋之春為夏正之春又其引屈宋之辭則屈宋楚人也楚不難於僭周之王號而難於改周之正朔乎皆未足以為證其餘則大抵皆強為之說



以求其通而卒不通也愚亦不悉辨也矣又況朱子於七月之詩明言周公述后稷公劉之事則后稷公劉夏之臣子用夏之正朔昭然可知今其所引以爲朱子之言者乃如此故愚意其必非朱子之言不然則其中年以前方疑未定之時之說也且其所引晏氏之言則亦祖於蔡氏改正朔不改月數之說耳且蔡氏身爲朱子門人其父西山先生爲朱子之老友同居建陽一邑也猶且未及聞朱子之定說而有不改月數之說況於晏氏亦蜀人寓江南於朱子必非朝夕親炙者宜其亦未及

聞而遽執未定之說以爲確論也昔當宋氏之世朱子之學大行固有一登其門卽稱朱氏弟子者朱子於來者不拒也而於黨禁方興之際答吳伯豐書有曰且得朝廷與其大開爐鞴鼓扇一番則亦有深意矣噫固矣哉陽成之說經也若如其說則書冬十一月於一歲之首以冬而先於春以十一月先於正月天道節而四時成一年十二月先後之序果如是乎彼自以爲以天道觀聖經其果然乎愚見世之人多悅於名而不察其實也非惟不足以考夏時之正而愈以滋學者之疑是以不



正月考  
後集  
三十九  
得已辨其非以附於後若近代諸儒衆說之不同者愚固不暇辨且不敢云

後世唐武后天授元年十一月朔日南至改用周正以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二月不改時月亦未嘗書十一月為歲首至肅宗又以子月為歲首以斗建紀月行之僅一年而止耳併附於此

春秋春王正月考辨疑

後學 成德 校訂

先祖諱日寧字志道居于閩古田翠屏山之下因以翠屏為號為自少力學不倦往寧德受業于韓古遺先生之門年二十七以春秋經登泰定丁卯李黼榜進士第復往淮南讀書十餘年後歷官太學及翰苑數十年間所作詩文號翠屏集洪武二年己酉夏使安南著述是書明年庚戌春書成踰月疾革作自挽詩一首云一世窮愁老翰林南歸旅櫬越山岑覆身粗布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稚子啼飢憂未艾慈親藁葬痛尤深經過相識如相問莫忘徐君掛劍心



詩成是日而逝時年蓋七十矣是書并詩皆先  
祖之絕筆也噫先祖晚年勞心積慮而成此書  
採摭羣經搜羅衆說欲以明聖經而定周之正  
朔也隆愚昧不知痛念手澤尚存深恐泯而無  
傳一依舊本謄寫刊而藏之家塾以俟諸君子  
而講究焉所以承先志也  
宣德元年歲在丙午中秋嗣孫隆涕泣謹誌

元祿十年丁丑季秋穀日

江戸日本橋南佐内町  
翠簾屋又右衛門行梓



